元遺山集/卷3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八 ◄

元遺山集
卷三十九

► 卷四十

書

寄中書耶律公書

癸巳四月二十有二日，門下士太原元某，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閣下。《易》有之：天造草昧，君子以經綸。伏惟合下輔佐王室，奄有四方，當天造草昧之時，極君子經綸之道。凡所以經造功業，考定制度者，本末次第宜有成策，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。獨有事系斯文為甚重，故不得不為閣下言之。自漢、唐以來，言良相者，在漢則有蕭、曹、丙、魏，在唐則有房、杜、姚、宋。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，而當時百執事之人，毗助贊益者，亦不為不多。傳記具在，蓋可考也。夫天下大器，非一人之力可舉；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，亦非一日之事也。從古以來，士之有立於世，必藉學校教育、父兄淵源、師交之講習，三者備而後可。喻如修明堂，總章必得樑楠豫章、節目磊砢、萬牛挽致之材，豫為儲蓄數十年之間，乃能備一旦之用。非若起尋丈之屋，櫹櫨棁楔、楹杙薆桷，雜出於榆柳槐柏，可以朝求而暮足也。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，在所有之。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；耆舊如馮內翰叔獻、梁都運斗南、高戶部唐卿、王延州從之；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，東明王狀元鶚、濱人王賁、臨淄人李浩、秦人張徽、楊煥然、李庭訓、河中李獻卿、武安樂夔、固安李天翼、沛縣劉汝翼、齊人謝良弼、鄭人呂大鵬、山西魏璠、澤人李恆簡、李禹翼、燕人張聖俞、太原張緯、李謙、冀致君、張耀卿、高鳴、孟津李蔚、真定李冶、相人胡德圭、易州敬鉉、雲中李微、中山楊果、東平李彥、西華李世隆、濟陽張輔之、燕人曹居一、王鑄、渾源劉祁及其弟鬱、李同、平定賈庭揚、楊恕、濟南杜仁傑、

洺水張仲經、虞鄉麻革、東明商挺、漁陽趙著、平陽趙維道、汝南楊鴻、河中張肅、河朔句龍瀛、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。凡此諸人，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，要之皆天民之秀，存用於世者也。百年以來，教育講習非不至，而其所成就者無幾。喪亂以來，三四十人而止矣。夫生之難，成之又難，乃今不死於兵，不死於寒餓，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，其亦有意乎？無意乎？誠以閣下之力，使脫指使之辱，息奔走之役；聚養之、分處之；學館之奉不必盡具，饘粥足以糊口，布絮足以蔽體，無甚大費。然施之諸家，固已骨而肉之矣。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，隨左右而取之：衣冠禮樂，紀綱文章，盡在於是。將不能少助閣下蕭、曹、丙、魏、房、杜、姚、宋之功乎？假而不為世用，此諸人者，可以立言，可以立節，不能泯泯默默、以與草木同腐。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，宜如何哉？閣下主盟吾道，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。一言之利，一引手之勞，宜不為諸生惜也。冒瀆台嚴，不勝惶恐之至。某再拜。

與樞判白兄書

某頓首：自乙巳歲往河南舉先夫人旅殯，首尾閱十月之久，幾落賊手者屢矣！狼狽北來，複以葬事往東平，連三年不寧居。坐是不得奉起居之間；吾兄亦便一字不相及，何也？如聞曾定襄人處寄書，然至今不曾見。但近得仲庸書，報鐵山已娶婦，吾兄飲啖如平時；差用為慰耳。去秋七月二十三日，忽得足痿症，賴醫者急救之，僅免偏廢。今臂痛全減，但左右指麻木仍在也。比來數處傳某下世，已有作祭文挽辭者。此雖出於妒者之口，亦恐是殘喘無幾、神先告之耳。向前八月大葬之後，惟有《實錄》一件，只消親去順天府一遭，破三數月功，披節每朝終始、及大政事、大善惡系廢興存亡者為一書，大安及正大事則略補之。此書成，雖溘死道邊無恨矣！更看向去時事，稍得放松否也。王先生碑，今送去，中間有過當處，吾兄細為商略之。碑石想亦便立得，他日改定，亦無害也。所欲言者甚多，聊疏三二事，欲吾兄知之。有便，望一書為報也。時暑自愛。不宣。

答中書令成仲書

張子敬處備悉盛意。未幾張伯寧來，招致殷重，甚非衰謬之所堪任。其還也，不得不以書通。癸卯之冬，蓋嘗從來使一到燕中，承命作先相公碑。初不敢少有所望，又不敢假借聲勢。悠悠者若謂鳳池被奪，百謗百罵，嬉笑姍侮；上累祖禰，下辱子孫。與渠輩無血仇，無骨恨，而乃樹立黨與，撰造事端，欲使之即日灰滅。固知有神理在，然亦何苦以不貲之軀蹈覆車之轍、而試不測之淵乎？君侯材量閎博，藹有時望，士大夫出於門下者，有何限量！朝夕接納，足以廣見聞、益智慮而就事業。顧僕何人，敢當特達之遇乎？

複有來命，斷不敢往。孤奉恩禮，死罪死罪。某再拜。

答聰上人書

某頓首啟：四月末，自太原來鎮州，得春後手書，副以寶刀、新什。反複熟讀，且喜且嘆，又愧衰謬，無以稱副好賢樂善之心耳。僕自貞佑甲戌南渡河時，犬馬之齒二十有五，遂登楊、趙之門。所與交如辛敬之、雷希顏、王仲澤、李欽叔、麻知幾諸人，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選。僕自以起寒鄉小邑，未嘗接先生長者餘論，內省缺然，故痛自鞭策，以攀逸駕。後學時文，五七年之後，頗有所省。進而學古詩，一言半辭傳在人口，遂以為專門之業。今四十年矣。見之之多，積之之久，揮毫落筆，自鑄偉詞以驚動海內則未能；至於量體裁、審音節、權利病、証真贋，考古今詩人之變，有戇直而無姑息，雖古人複生、未敢多讓。常記平生知己，如辛敬之、李欽用、李長源輩數人，每示之一篇，便能得人致力處。自諸賢雕喪，將謂無複真賞；乃今得方外三四友如上人者，其自幸宜如何哉！上人天資高，內學富，其筆勢縱橫，固已出時人畦畛之外。惟前輩諸公論議、或未飽聞而饜道之耳。古人有言：不見異人，必得異書，可為萬世學者指南，可終身守之。此僕平生所得者，敢以相告。《錦機》已成，第無人寫潔本。年間得斷手，即當相付，亦倚公等成此志耳。人行遽書不盡言。時暑，萬萬以道自護。不宣。

答大用萬戶書二通

某頓首啟：東原宿留幾半歲之久，辱公家賢弟昆慰藉之厚，內省衰謬，愧無以當之耳。即日伏惟起居萬福。孫德謙、張夢符津送至魏京，今東歸矣。雷氏霜鐘，亦名器也。胥門舊物，果有所歸。到日，公自知之。臨行聊此為候。向暄，千萬自愛，不悉。某再拜啟。

某頓首：辱書，知賢昆季雅意，愧衰謬無以當之。即日伏惟侍奉萬福。自西歸鹿泉，值仲女病劇，奔詣太原。留百許日，僅得勿藥。即欲東行，繼聞相君北上，且留待他日。諸餘張婿能言之。所需《橫笛侍女圖》，今奉去。《樹萱堂記》，相見下筆未晚。《敧器賦》全文並跋語，千萬錄寄，欲入《見聞錄》中。時暑強學，為親加愛。不一一。某再拜。

與楊春卿先生書新補據《金文最》

某頓首：某別去又複久，如秋香亭夜飲之樂，寧複屢有？追誦諸弟佳什，以為嘆息也！比來高況何如？某今在鎮揚程婿，以事惟一切倚之。公等想不煩多祝也。氣節方隆，惟萬萬強學自愛。不悉。

疏

忻州修學疏代郝侯作

始定終綏，守文之期式遘；有教無類，作人之效可徵。言念吾州，久崇廟學，傅侯完複於天德小康之際；傅守名慎微字機先。要公增築於大定承平之時。要守名介字伯升。極地位之高明，副師儒之嚴重。華表俯窺於雙鶴，廟學下有雙鶴觀。連岡雄鎮於九龍；學在九龍岡最上。弦歌絕井邑之嘩，章甫易弓刀之舊。孫內翰之科名相踵，孫名九鼎，字國鎮，國初狀元，郡人。姚隱君之文石具存；《學記》醉軒先生所作。名孝錫，字仲純，徐州人。不圖劫火之餘，遽有園蔬之嘆。顧慚小已，猥守大藩；方舉廢之是圖，亦少文之當變。昔魯僖以泮宮發頌，齊宣由稷下垂聲；不能廣廈以庇賢良，愧萬夫之觀政。況乃玄壇並峙，佛屋載新；開檀施於奔馳戰敓之場，化金碧於顧盼顰呻之頃。何私有百神之秩，而公無二仲之祠？既責任之有歸，豈經營之敢後！下車修庠序之教，猶竊恨其遲；扶杖思德化之成，夫何遠之有！孰相茲役，我懷其人。

清真道院營建疏

奉為本庵欲創聖位，以為焚誦祝延之所。其於工費，有賴宏持。謹投諸方上善、共締清緣者。竊以像設嚴真儀之奉，齋廚維淨侶所安，祝贊有歸，功緣為大。方經營之伊始，宜助藉之相先。凡我同人，幸垂一諾。謹疏。戊申六月日，遺山老人疏。

請太一宮提點李大師住天封疏

太室兼衡、霍之秀，天封維仙聖所廬。劍飛而古柏仍存，石潤而仙蒲未老。孰為真隱，再中風；揚潘、馬之徽音，續譚、劉之正脈。李公大師，源分渦水，名動漠庭。靜一得精微之傳，衝退為衰薄之鎮。惟望拜之祠既舉，而司真之治方虛；敢因黃鶴之書，敬促青牛之駕。璧門金闕，瞻星漢以非遙；玄都石壇，佇嵩呼之複振。善哉行矣，今正是時！

興國院改律為禪請住持疏二首

軌轍交馳，塵勞先起；皮毛盡落，真實具存。星河同是一天，淮、濟更無別水。談空說有，何妨捩轉話頭；指東畫西，究竟不離當處。眷茲興國，初議安禪，誰堪選佛道場，來舉開山公案？集公清風布地，滿月當秋，不甘北覬之鈴錘，自得壽寧之衣缽。僧嗣壽寧月光明既露，難擬蓋藏；賓主相諳，共為推挽。雲山改色，鐘鼓同聲；暫從華表之游，盡革青氈之舊。法筵龍象，同歸佛祖之權；大地山河，永祝南山之壽。善哉行矣，今正是時！

福慧兼全，萬為希有，人境相值，一變從新。載惟父祖之田園，遠歷隋、唐之歲月。透龕仍在，露塔相望；雖齋鼓粥魚粗供朝夕，而樹林水鳥未極幽閒。幸我賢侯，特紓深眷，謂扛地之清風未遠，而開門之勝概空孤；變遷既異於古今，授受寧論於甲乙？誰其作古，自有當仁。固知不出當家，終亦難逃公議。月輪桂樹，斬新別出一枝；佛國旃檀，何暇更求他木？某公清標孤峻，道照虛明；袖裏圈繩、穿透向上諸人鼻孔；林開幾席、坐斷天下衲僧舌頭。既為大事因緣化身，合與末法眾生援手。自教自禪之已竟，誰賓誰主以何言？勿雲鶴戀舊巢，自是龍行故道。高提正令、行十三八棓之權，永為皇家、延百億萬年之壽。無勞擬議，便可承當。

曹子歸葬疏

松柏歲寒，莫重死生之托；金蘭天屬，亦有急難之求。久要不忘，交情乃見。通甫曹君，牧之風調，張佑才名。誰謂雍容閒暇之平生，而有零落棲遲之暮景。風霜十月，身去國而不歸；蓬藋一丘，事蓋棺而未了。且行路有匍匐之救，豈徒哀無賵賻之文？凡我同盟，忍忘斯義？城旁塚地，何如溫序之鄉閭；汴上麥船，會有範家之父子。

雜體

麻杜張諸人詩評

麻信之、杜仲梁、張仲經，正大中同隱內鄉山中，以作詩為業。人謂東南之美，盡在是矣。予嘗竊評之：仲梁詩如偏將軍將突騎，利在速戰，屈於遲久，故不大勝則大敗。仲經守有餘而攻戰不足，故勝負略相當。信之如六國合從，利在同盟，而敝於不相統一，有連雞不俱棲之勢；雖人自為戰，而號令無適從，故勝負未可知。光弼代子儀軍，舊營壘也，舊旗幟也，光弼一號令而精彩皆變。第恐三子者不為光弼耳。

射說

晉侯觴客於柳溪，命其子婿馳射。婿，佳少年也，跨躡柳行中，勝氣軒然舞於顏間；萬首聚觀，若果能命中而又搏取之者。已而樂作，一射而矢墮；再而貫馬耳之左；馬負痛而軼，人與弓矢俱墜。左右奔救，雖支體不廢、而內若有損焉。晉侯不樂，謝客。客有自下座進者曰：「射，技也，而有道焉；不得於心而至焉者，無有也。何謂得之於心？馬也、弓矢也、身也、的也，四者相為一。的雖虱之微，將若車輪焉，求為不中、不可得也。不得於心則不然，身一、馬一、弓矢一，而的又為一。身不暇騎，騎不暇彀，彀不暇的，以是求中於奔駛之下，其不碎首折支也幸矣！何中之望哉？走非有得於射也，顧嘗學焉，敢請外廄之下駟，以卒賢主人之歡，何如？」晉侯不許，顧謂所私曰：「一馬百金，一放足百里；銜策在汝手，吾安所追汝矣！」竟罷酒。元子聞之曰：「天下事可見矣！為之者無所知，知之者無以為。一以之敗，一以之廢。是可嘆也！」作《射說》。

酒裏五言說

「去古日已遠，百偽無一真。獨惟醉鄉地，中有羲黃醇。聖教難為功，乃見酒力神。誰能釀滄海，盡醉區中民？」此予三十六七時詩也。壬辰北渡，順天毛正卿、楊德秀與一傅生祈仙山寺中，蘇晉降，為寫詩數十首。一詩有「百偽無一真，中有羲黃醇」之句。餘詩除「酒裏神仙我」五言外，多不成語。正卿、德秀初不知蘇晉為何代人，不論此詩何人作也。而晉所批乃有此十字，晉豈予前身歟？抑嘗見予詩，竊以為己有者歟？將近時鬼物之不昧者、記予詩以托名於晉以自神也？是皆不可知。晉既以詩為渠所作，故予亦就「酒裏神仙我」五言，取償於晉，作樂府一篇：「繡佛長齋，半生枉伴蒲團過。酒壚橫臥，一蹴虛空破。頗笑張顛，自謂無人和。還知麼？醉鄉天大，少個神仙我。」

靖德昭兒子高戶字說

古今俗忌，以五月為惡月，端午為惡日。赴官者頓不敢發，生子者棄不敢舉。不幸而與禍會，故一切以俗忌為當然。赴官後期，蓋不足計；生子而不之舉，其禍可勝言哉？原武靖德昭以此月舉兒子。靖氏蓋靖郭君之裔，乃取田文故事，名之曰「高戶」而乞字於餘。予以為五月生子，往往富貴而壽。如漢大將軍王鳳、相國胡廣、晉王鎮惡之等。其事見於《史》、《漢》、魏、晉之書為甚詳，秉筆者亦欲明已定之分，祛雷同之惑，故

諄複言之。德昭之先人南湖翁，蚤歲以文武材傑出時輩。浮湛里社四五十年之間，抱利器而莫之試。其所得者，君子長者、好賢樂善之名耳。德昭問學甚篤，行義甚修；遭離世故，又抑不能舉。宜為造物者之所乘除，以起家之子遺之也。高戶今六歲，青矜繡襦，溫然如含玉之璞；琢而文之，將為萬乘之器。吾知惡月之說，殆田家媼火爐頭語耳。因字之「伯起」，書以貽之。

曹南商氏千秋錄

曹南商氏，族姓所起，見於遠孫正奉大夫贈昌武軍節度使衡所著《千秋錄》備矣。蓋自少典而降，得姓者十四。契始封商，以子命氏，十三世而至湯，十七世而微子代殷，後為偃王。又二十六世，於秦、於兩漢、於曹魏、六朝、隋、唐，詳見於家牒者。以節度君推世次，系出陳之長平。長平，殷高宗塚在焉。遠祖司空侑，《唐史》有傳；太和中，再領天平節鉞。子羽，舉進士，藩府闢召，不至通顯。子盈孫，僖宗聞其有禮學，擢為太常博士，終於大理卿，贈吏部尚書。子暄，暄之子處讓，處讓之子嶽。已上失其官號，俱為唐人。岳之子諱懷欽，入五代十年生。周顯德三年劉燦榜擢第，終於宋建隆四年朝奉郎、試大理評事、知曹州南華縣事。致仕，因家於曹，享年九十四。詳見譜諜。蓋自司空而後為鄆人，南華而後為曹人。避宋宣祖諱，改姓商氏。逮節度君九世矣。南華之子捷，淳化三年孫何榜擢第，累官至比部郎中。生七子：宗聖、宗傅、宗回、宗弼、宗旦、宗奭、宗昱。宗傅、宗弼、宗旦，三子登科。宗傅咸平三年陳堯咨榜擢第，初仕蜀川，後乃隔絕，不知所終。宗弼大中祥符五年徐奭榜擢第，累遷至中書舍人。仁宗朝時譽藹然，有卿輔之望。其後不樂仕進，年未五十乃挂冠。築堂曹南之西園，名曰「晦道」。時賢高其勇退，盛為稱道之。享年七十。娶翼氏，封金華縣君。生八子：倚、備、儼、傅、佑、侅、佖、偕。倚、備、傅、侅四子登科，即節度君六世祖也。宗旦字繼周，天聖五年王堯臣榜擢第，官至朝奉郎，知桂陽，監平陽令，享年五十二。娶卞氏，生四子：伊、灝、佾、佐。詳見《墓志》。長子伊，伊子諶。倚，元豐五年黃裳榜第一甲第三人擢第。初任太原教授、太學博士，後元佑黨事興，碑其名於餘官之列。一子中立。備，皇佑三年馮京榜擢第。三子：穆之、伯之，適之。傅字夢臣，皇佑五年鄭獬榜擢第，繼登說書科，授國子直講，終於光祿寺丞；出知虢州耒陽縣事。亦足以知當時重守令之選也。享年六十一，累贈太中大夫。娶李氏，封恭人。詳見《墓志》。即節度君五世祖也。生七子：千之、元之、立之、延之、坦之、成之、貫之。元之、貫之登科。侅，嘉佑四年劉輝榜擢第，終於通直郎，致仕，享年七十四。娶張氏，生五子：先之、才之、孝之、說之、直之。先之、說之登科。元之熙寧九年徐鐸榜擢第，終於承議郎、濟州鉅野令。縣界金山寺碑在焉。娶蕭氏，四子：因、圉、巍1.。因登科。先之元豐五年黃裳榜擢第，

終於衡州茶陵令。貫之字以道，後改名乂。元佑六年馬涓榜擢第，張君向闢為計司屬官，終於朝散郎，知懷州武德鎮。致仕，享年六十七。娶張氏，封安人。即節度君之高祖也。生六子：周、同、岡、冊，丹、甬、皆業進士。說之建炎五年李易榜擢第，授鄧州文學，後攝濟陰主簿。阜昌二年，通判興仁軍府事。張君檄文：商文學素勤學古，可使入官，今保舉堪赴吏部注擬差遣，竟不就。享年六十。娶傅氏，即龍圖公之女孫也。四子默、點、勛、黯。默後改名休複，字子參。風儀秀整，襟量夷曠，博學有文，老居汴梁。娶江氏，即金紫公鄰幾女孫也。有《陶丘先生文集》行於世。諶九舉終場，建中靖國元年恩賜進士第，終於虔州大庾令。因紹聖四年何昌言榜擢第，終於通仕郎、開德府臨河縣令。三子：大有、大聲、大臨。周宣和元年以父守朝散郎，致仕。奏補，累官至通直郎、開德府濮陽縣丞。一子驤岡，字元壽，建炎二年從劉錫太尉解危滄州，奏補拱轉從事。入金朝，換忠勇校尉。享年七十二。即節度君之曾祖也。初娶周氏、再娶鄭氏。二子駒、馳。冊字元功；丹字大忠，後改名愈，字師心。為施內翰朋望詩酒之交。生二子驥、騄，皆蚤世。甬字子華。俱以儒業顯於鄉里，學者宗之。祖駒，字士龍，兩赴庭試。天資和雅，博學強記，教授鄉里。泰和元年五月十五日，以壽終，享年七十一。祖母郝氏，封宜人。三子：長永錫，字難老；次敷錫，字福老；次康錫，字吉老。難老用公貴，及封朝請大夫，致仕。妣王氏，濮陽郡太夫人。三子：仲曰道，字正叔，滑稽豪俠，有古人風。季曰衍，字信叔，穎悟蚤世。公，朝請君之長子也，字平叔。幼從祖學，長師鄉先生李若訥，若訥愛其才，每器重之。年二十五，擢崇慶二年黃裳榜詞賦進士第，釋褐主鄜州、洛交簿。以廉能換鄜縣，尋闢威戎令。時興定己卯歲飢，民無所於糴，公乃開倉賑濟，然後白之行台，賴以全活者甚眾。夏六月，地震，城郭摧圮，夏人乘釁入寇。公率領蕃部土豪，守禦應敵，保以無虞。秩滿，縣人為之立祠。再闢原武令。以例罷，入為尚書省掾。歷糧草邊關知管差，除三房。考再滿，授戶部主事。兩月。擢拜監察御史。姨母郕國夫人，不時入禁中，干豫政事，聲勢甚張。公拜章極言。自是郕國被召，乃敢進見。宗室帥慶山奴軍淮南，歸州失利，朝廷置而不問。公建言：「自古敗軍之將，必正典刑；不爾，則無以謝天下。」詔為決杖八十，因而退罷。戶部侍郎、權尚書曹溫，時一女在掖庭從史，親舊干豫權利，其家人填插諸司，貪墨張露，而台官無敢言者。公歷數其罪，詔罷溫戶部，改太后府衛尉。公再上章：「若臣言溫果可罪，當貶逐；溫無罪，則臣為妄言。豈有是非不別而兩可之？」哀宗為之動容，乃出溫為汝州防禦使。未幾，改右司都事。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！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，不赴；奏充樞密院經歷官、遙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。丞相完顏莘公領陝西行台，奏公偕行，充左右司員外郎，仍佩以金符。密院表留。有旨：「行台地重，急於用人，可從丞相奏。」自是台務一決於公矣！明年召還，行台再奏，留之。又明年，丁內艱，乃得還。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塞京東河決，奏公以左右司郎中從行。正大八年十月，起服中，充秦藍總帥府經歷官。

正月，河潼失守，召主帥入援。二月九日，軍至陝，將由閒道之長水界，與北軍遇。相拒大雪中，士卒飢凍不能戰，主帥兀典棄眾降敵。公為北軍所得，令去巾，公嗔目大呼曰：「汝欲脅從我邪？我終不能降！」回望闕瞻拜曰：「主將無狀，亡兵失利，臣之罪責亦無所逃。但一死報國耳！」遂拔佩刀自剄。時年四十有六。褒贈正奉大夫、昌武軍節度使。初娶鄧氏，繼娶鄭氏，並封濮陽郡夫人。子男二人：長曰挺，字孟卿，業進士；次曰援，字仲經。女一人，適進士劉茂。孫男七人：琥、璘、、悖皆業進士，瑋、瓛、管及女孫二人，尚幼。初，河閒許古道真，以直言極諫稱於德陵朝；正大初，詣闕拜章，言：「八座皆非其材；省寺小臣，有可任宰相者。不大升黜之，則無以致中興。」章奏，召道真赴都堂，問孰為可相？道真以尚書省掾商衡對。當是時，上新即大位，經略四方，思所以宏濟艱難者為甚力。道真已得請，居伊川，即命驛召致之，複右司諫。天下想望風採，道真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為天子言之。及論天下事，首以公為可相，則公之材為可知矣！公事長上以禮，接下以誠，與人交，敦終始。家居怡然無慍容。性嗜學，藏書數千卷，古今金石遺文，人所不能致者，往往有之。南渡以來，士大夫以救世之學自名，高者闊略而無所統紀，下者或睃磧諉籽尾臼櫓閒。公天資雅重，遇事不碌碌，人所不能措手者，率優為之；苟可以利物，則死生禍福不複計。平居以大事自任，而人亦以大任期之。評者至今以公用違其長、使之卒然就一死，為斯世惜也！故好問銘其墓云云。桉公所藏及記錄者，有唐武德三年遠祖司空勛國公問山誥，有「體質平允，才器敏洽，宣力義旗，功參造昧。可吏部尚書。」宣和內府物也。已下皆《晦道堂》題詠，備在《家錄》。自餘玉牒，授之楚尾毛觀複、給事中知曹州興仁軍府事三衢盧襄贊元、濟北李那商老、任庭玉、鄧忠臣、山東路提刑使濟陰賀公叟、楊庭、東平路轉運使鄉先生李上達及子省元防方平、濮州軍事判官林棣姚建榮興祖、尚書左丞壽國公金城高汝礪岩甫、同知臨洮府事兼積石州刺史平陽孔天監偉明、尚書右丞汶水賈守謙益之、諫議大夫滹南許古道真、戶部尚書權參知政事台山楊慥叔玉、尚書左丞日照張行忠信甫、平章政事蕭國公東阿侯摯莘卿、大司農戶部尚書相人張正倫公理等，書札詩篇在《家錄》。翰林應奉東明王鶚百一，嘗作誥詞云：「出知外縣，懍乎其德讓之遺；入掾中台，魁然有宰輔之望。」禮部閒閒趙公許與公有「鵬飛九萬里，風斯在下」之語。其為時賢所推重如此，尚何待僕言！正叔以通家之故，請為《千秋錄》作《後記》，因得件右之。或疑商氏名德相望，而報施未豐者；竊以水喻之：今夫流泉出石罅間，從濫觴之微，涓涓而不絕；及其合支流，會眾川，儲蓄淵渟，盡洄洑舒徐之態；鼓之以長風，驅之以迅雷，洩雲雨而涵鬼物，雖有千石之舟，十丈之檣，遲回顧盼而不敢發。蓋從微至著，而有本者必如是耳。今孟卿館嚴侯之門者十餘年，侯溫然執擁彗之敬；海內名勝，率以清廟之器許之。諸郎玉石秀發，生長見聞，宜有不資於人而自媿者。正叔年甫六十，安閒樂易，福祿方來。他日羔雁成群，極人閒盛事，當信僕言之不妄云。癸丑二月吉日，河東元好

問裕之謹書。

故物譜

予家所藏書，宋元佑以前物也。法書則唐人筆跡及五代寫本為多，畫有李、範、許、郭諸人高品。就中薛稷《六鶴》最為超絕，先大父銅山府君官汲縣時，官賣宣和內府物也。銅碌兩小山，以酒沃之，青翠可摘。府君部役時物也。「風」字大硯，先東岩君教授鄉里時物也。銅雀研，背有大錢一，天祿一，堅重致密，與石無異，先隴城府君官翼州時物也。貞佑丙子之兵，藏書壁間，得存。兵退，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，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。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《春秋》三史、《莊子》、《文選》之等，尚千餘冊，並畫百軸，載二鹿車自隨。三研則瘞之鄭村別墅。是歲寓居三鄉。其十月，北兵破潼關，避於女幾之三潭。比下山，則焚蕩之餘，蓋無幾矣。今此數物，多予南州所得，或向時之遺也。往在鄉里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，每及家所有書，則必枚舉而問之。如曰某書買於某處所，傳之何人，藏之者幾何年，則欣然志之。今雖散亡，其綴緝裝褙、簽題印識、猶夢寐見之。《詩》有之：「維桑與梓，必恭敬止」。以予心忖度之，知吾子孫卻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為恨也。或曰：「物之閱人多矣！世之人玩於物、而反為物所玩，貪多務取、巧偷豪奪、遺簪敗履、惻然興懷者，皆是也。李文饒志平泉草木，有『後世毀一樹一石，非吾子孫』之語；歐陽公至以庸愚處之。至於法書名畫，若桓玄之愛玩、王涯之固護，非不為數百年計，然不旋踵、已為大有力者負之而趨。我躬之不可必，奚我後之恤哉？」予以為不然。三代鼎鐘，其初出於聖人之制，今其款識故在。不曰「永用享」，則曰「子子孫孫永寶用」，豈為聖人者超然遠覽，而不能忘情於一物邪？抑知其不能必為我有而固欲必之也？蓋自莊周、列禦寇之說盛，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為逆旅，形骸為外物，雖聖哲之能事、有不滿一笑者，況外物之外者乎？雖然，彼固有方內外之辯矣。道不同不相為謀，使渠果能寒而忘衣、飢而忘食，以游於方之外，雖渺萬物而空之，猶有托焉爾；如曰不然，則備物以致用、守器以為智，惟得之有道、傳之無愧斯可矣！亦何必即空以遺累、矯情以趨達、以取異於世邪？乃作《故物譜》。丙申八月二十有二日，洛州元氏。太原房某引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